

余世磊

清芬独赏我太湖

南北朝的朝代和皇帝，委实有些多而乱，记不住。但我还是记住了南朝的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干得不错，史称“元嘉之治”。就在元嘉二十五年(448)，正式置太湖左县。据史载：太湖旧有大湖等五湖。有人说，太湖方言中，大念tai音，故得县名太湖。这名是哪个官员拍板的？我怀疑他是行伍出身，或根本没动脑子。太湖这名本身不错，问题是江苏已有个太湖，人家在商未就得名了，不能跟人家重名呀。直到现在，吾乡安徽太湖，每每被人误为江苏太湖。不过，我想，当人对吾乡太湖略有了解，会把它记在心头。

太湖旧有五湖，后来都被泥沙湮没了。1958年，国家修筑花凉亭水库，今改名花亭湖，太湖又有湖了。山在水中，水在山里，千重山色，万顷波光，如何不美？太湖以湖而命名，其实是个典型的山区县。县依大别山，望长江水，山地为主，兼有丘陵、平原、河湖。山中层峦叠嶂，丘陵如黛似黛，平原一马平川，水上渔歌唱晚，有大美、太美。地形地貌如此丰富，是他县难得的，可谓占尽地利。不同地貌，便有富饶物产，北乡的茶与水，南乡的鱼与棉，东西乡的米，自古有名。以茶为例，唐朝时就被陆羽写进了《茶经》。

也是在南北朝，二祖慧可大师在北魏渡过达摩禅法，却不为人接受，命都丢了。又遇“周武灭”，为了禅法的生存，毅然选择千里南逃，来

蔡刘根

老家的那条老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老家的思念之情日益渐浓。

我的老家距离现在的新家不是太远，如驾驶机动车从小镇新家出发，经白石公路，横穿105国道，跨越白砂畈，又入石霞山，再沿着依山而建村级盘山公路，也不过一个小时就能到达。

老家是在太湖县的东北角，太潜两县交界处，属皖西南大别山尾部，地势较高，海拔六、七百米，一条又一条高低起伏的山脉牵连着一座座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山峦，重重叠叠，把老家围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山窝窝。山窝窝宛若一个不大小盆地，五、六个自然村，百来户人家分别坐落于这山窝窝。山窝窝中间有一条不知年岁的人行老路横贯东西。

出了山窝，老路沿途有许多好听的地名，檀树岭，银子崖，银珠弯，大营盘，雷打石，大沙岭……

远近闻名的大沙岭巍峨挺拔，高低落差四百余米，灰秃秃的麻石岗十分陡峭，老路沿着陡峭的山岗直下而上，级级石阶，顺着山势层层叠叠，行人至此，如登云梯。

大沙岭的正腰部有一座气势宏伟的石凉亭，上下行人可避雨，歇息，乘凉。每年热季，老家人人在凉亭施茶两月，供来往行人解渴。

老家山多田少，年年缺粮，为求生计，老家人年年岁岁，卖柴买米，一年几乎就有半年时间奔忙在这条山间

王钰琪

千古流传的时代

沏一杯香茶，捧一卷《三国》，窗外的风不请自来，抚弄着窗帘，划过脸颊，迎着弯月月的月光翩翩起舞。蓦然回首，我突发奇想三国的风是“绿色”的，给人带来无尽希望。

刘备三顾茅庐，请孔明先生出山，希望他能够在风起云涌、群雄争霸时助他成就伟业。那究竟是什么打动了孔明先生，让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于是我踏上了寻疑解惑之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水滴石穿，铁杵成针。刘备的执着、刘备的谦虚、刘备的诚心，换来了孔明先生那股清新的风，吹来了无尽的希望。

信仰无悔，有阴谋阳谋良策诡计之间的明争暗斗……而那股清风迈过了山峦，吹散了乌云，抚平了惊涛骇浪的大海，温暖了繁花似锦的大道，一路阳光，让刘备看到了孔明先生为他勾勒出的宏伟蓝图。

我捧书坐在窗前不禁感叹：“那就像一个王者崛起的时代神话，演绎着英雄争霸的本色，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

三国的色彩是永远不完美的，唯有天空中高悬的明月见证了历史长河的精彩，印证着那句“今月曾经照古人”，希望下次看到月亮时，我还能感受到三国史诗般的壮美吧！

茶凉了，月亮也圆了，三国永不过时。

(作者系百里镇初级中学学生)



花亭湖 叶玲玲 摄 赵樵初 题

湖秋操是这前奏之起音；从红军到新四军到人民解放军，有徐海东、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名将，饮马太湖，多少志士的鲜血，把这片土地染红。

吴头楚尾，襟山带水，带来各种文化的交融、繁荣。李白、白居易、王安石、黄庭坚都来过，可惜，不知道是他们来去匆匆，还是老祖先们没陪好酒，除了李白写过两首诗外，他都没留首诗下来。但是他们的到来，必然带来了风雅。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明嘉靖年间，大理学家、文学家罗汝芳任太湖令，首办书院，教化治县，使太湖面貌一新，“先生风味至今遗”。其后几任县令继承其志，重教兴文，使太湖文风大振。进入清朝，无论乡试、会试，几乎榜榜有太湖人，中状元二人，进士近百人。太湖起家“四代翰林”名扬四海，出了后人赵朴初，也离不开这种家学的养育。小小一个树林冲，出状元一人，进士十二人，估计国内的老也不多见。弥陀百草林朱家行医，也是大户人家，但朱家祖宗还是觉得脸上无光，花大价钱办家塾，非培养个读书人不可。苍天不负，后辈朱延薰、朱延熙“兄弟双进士”，朱延熙之子朱湘为现代著名诗人，可惜呀没活过三十岁。直至今日，多少太湖英才，显风流于海内外。太湖中学每年高考捷报高悬，我认为，离不开太中老老师的教学，但更离不开太湖千年重教的传统和氛围，离不开太湖人家对教育的巨大投

入。

太湖雅、净。文雅这东西，经过近千年的培育和遗传，已成为太湖人的生命因子。太湖是诗乡，也是戏乡。书生吟诗作曲，百姓唱戏听书。山中，至中保留高腔的活化石——太湖曲子戏。南来北往的过客，带来了黄梅戏，被太湖人传唱开去，催生了黄梅戏第一个女演员胡晋芬。太湖叶春善在北京办起富连成班，被誉为“京剧的黄埔学校”，问今日京剧梨园子弟，几人与富连成班无关？明人胡宗缙概括安庆人性格：“怀宁易，桐城达，望江恣，潜山毅，太湖净，宿松直。”我不知道谓他县如何，但谓太湖净，却是准确生动。太湖人整体性格耿直，无畏，不会阴谋诡计。太湖名士雷演祥、石庞、赵文楷、李振钧、刘王立明、朱湘等，哪一个不是典型的净人？我觉得，这也是自己性格中的重要部分。

赵朴初欣故乡天华茶，诗谓“清芬独赏我天华”。那份清芬独赏，在太湖物产，在太湖文化，在太湖山水，在太湖人物……多少夜读之时，多少搜句之际，或行走于寺前、牛镇，或漫步于新仓、徐桥，总觉得清芬，不一样的清芬，如此真真切切。



亲是害怕学业不成的逆子要在求艺的岁月里去吃那人间的三堂“猫狗屎”。(“猫狗屎”是我们老家一带传留下来的说法，指的是学手艺首先必须要接受师傅的一切封建传统教育和那些苛刻的规矩，要受人间难受之气，要受人间难受之苦。)我咬紧牙关，点点头，没有用言语回答母亲。

我在能望回家的路上几乎是一步一回头，每一个回眸，眼宿中的母亲仍站在家门口的老路上目送我这个不成气的逆子。

第一次远离家门，在师傅家呆了整整三个月。第一次回家的路程我只用了去时的一半时间。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儿子离开家的头几个夜晚她彻夜未眠。每天傍晚她总是呆呆的站在家门口凝望着门前的老路。我没有告诉母亲，其实，我在路的另一头也是每个傍晚面向回家的路眺望着大山深处的老家。

曾在原小村任职二十多年的妻子每次起早摸黑去三十多里的镇上开会学习，我每次都要接送一段路程。我们也曾手牵手、肩并肩的在月光之下那条幽静的山间小路上相濡以沫！老路也曾无数次留下过我们学习、劳动、工作的足迹。老路途中的沟沟坎坎，还有那沿途路中被许多行人踩磨得光滑发亮的青石板是我那么的熟悉。我站在林荫下的老路上，我站在巍峨的大沙岭上，我站在石凉亭的屋脊上，时而面向山窝窝里的老家，时而面向山外的远方，回忆着往昔曾经在这条老路上的许许多多的往事。老路啊老路！你虽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作为老家人的生息不息和无数计其数的外乡行客的生计立下的不朽功绩，将永远被我们铭记！

晏弘

门前的小河

记事起，我就喜欢在门前的小河里玩耍。小河无名，长约五里，源自天华山下长岭岗和弥勒尖诸山之清泉汇成溪涧而下，时而奔腾为瀑，如晴雪，如喷珠，时而舒缓为潭，如玉带，如明镜。河谷多乱石，如老鹰，如睡兽，如屏凤，如滑梯，形态不一，栩栩如生，而河水穿行其中，神出鬼没，随物赋形，弹着古筝，琴瑟而鸣，自在流淌，不舍昼夜，流向长河，听从花亭湖的召唤，“我来哉！”

故乡把急流，碧阴、时见漩涡的深潭，叫做“湍”，吓小孩不要到湍里戏水，大人总说湍里闹水鬼，拉人下水垫背。我三岁算命，大事不妙，命犯深水关，急得母亲赶忙磨粉做粑，月白风清的夜晚，领我到湍岸，一边把米粑扔进湍里，一边为我叫魂，念念有词，大意是：“龙王爷爷发慈悲，莫捉你当小鬼。你呀过河过沟莫怕，风高月黑早些回家”。河里长满野芹菜、鱼腥草，岸边有芭蕉，粗枝大叶，而石菖蒲最多，生于水流乱石间，根肉外露，紧紧咬住石缝罅隙，绿叶挺挺朝天，严冬可见冰凌裹紧，碧玉剑一般，与堂兄喜群、堂弟明春欢蹦乱跳，履薄冰，钻河谷，采摘之，高握在手，挥之舞之，如冲锋将师，神气十足，逞其能于玩伴中，赢得几声喝彩。

祖辈们在小河上下游垒起石坝拦堰，灌溉两岸的农田。田是梯田，种小麦也种油菜，布谷鸟一叫，就插田了，稻种有“珍珠矮”、“芭茅粳”、“糙匠(蜻蜓)佬”、“红稻”、“糠壳糯”，偶尔种些玉米、荞麦。沿着河谷，田埂上一排排乌桕树，虬根繁枝，高耸入云，时见藤萝攀援其间，结的果实裂开，内有羽毛状物随风吹散，故乡叫做“刀割绒”，采之敷在伤口，及时止血，更不会发炎。酷暑季节，乌桕树绿荫相连，上下嚶嚶鸟鸣，求其友声，秋来红叶似火，绚烂成片，长大后读到《卿云歌》：“卿云烂兮，乱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真应此景，此境一个美字了得，浓得化不开。冬天打木料，大人爬上乌桕树举起顶刀(一种安装在长竹竿顶端的小弯刀，刀口朝上)割枝，小孩在树下满地捡拾，忙得屁颠屁颠，大呼小叫，转眼间，一粒粒、一球球白花的木屑，装满了箩筐，卖给商贩榨油，换些金钱，也算不菲。

河堰是夏天划澡的好地方。忙了一天的农活，脱去汗衫，往水里扎猛子，扑通有声，水之上下，左拍右拍，惬意得很。神清气爽之际，不忘捞些鱼虾，用两根竹枝交叉支起蚊帐纱或者网布编个渔网，有时直接用网袋，甚至舀盆，眼瞅着鳊鱼、黄姑鱼，追逐着，请鱼入瓮。记得我还在上学时，母亲曾在深秋的某天清晨，到菜园摘菜路过河边，发现一只老鳖大摇大摆，她高兴地抓起来，足有两斤有余，舍不得吃，几天后搭车到合肥，送给哥嫂尝鲜。

“水过千层堰”，流水是拦不住的。下游有堰名“青浪堰”，名字很好听，不过有人淹死于此，阴气很深，都说每夜晚过此，毫毛竖起，恨不得几步就离开此地，那个怕呀无法形容。

山洪暴发，河水猛涨。过不了河，就上了学，我找父亲想办法，父亲扛起长木梯，“跟我走！”我和父亲戴着斗笠，沿河而上，在河面最狭窄处，父

亲放下长木梯，搭在河上，“慢慢爬过去！”我匍匐着，不慌不忙地过河了，父亲满意地笑着挥手，“放学就沿原路撤回！”

小河很热闹，女人们在河里洗衣，洗被子，棒槌声声，连着炊烟袅袅，果然烟火人间。天晴了，河中的大石头上晒满被子，有人晒酱，有人晾菜。父亲把锯断的乌桕木沉入水湍中，一年半载后捞出来做砧板，声称不会开裂。母亲把一大堆苕麻泡在水窟中，过段时间捞出来榨麻、抽麻。霜降了，在河边放上几口水缸，磨山芋粉、磨巴了芋(即早藕)粉、磨葛根粉，艰辛的劳动充满喜悦。索性扯起嗓子唱段黄梅戏，《小辞店》不好唱就唱《孟姜女》吧，这边唱来那边和。

小河很神秘，村庄有人去世了，道士做斋，要到河边“取水”，河边往往是“烧笼”的地方；有人生了怪病，卧床不起，请人抬老爷“放猖”捉鬼，要到河边去烧纸扎的“茅人”。从此，胆小的孩子不敢走夜路，更不敢过河。

我家住在小河的东边。父亲在世盖过四次房子，他白手起家，开始盖了三间“扁担屋”，哥哥大我五岁，等我出生后加盖了两间，弟弟小我四岁，他五岁时，父亲雄心勃勃在老屋基上新盖了正屋明三暗九另加披屋三间，石板铺就，水泥浇灌的场道外是长约五六丈、高达四五丈的石头坝，新屋算是整个村庄最气派的了，第二年夏天，整座房子倒塌于泥石流(故乡叫“起蛟”)，当时全家人昏天黑地，父亲嚎啕大哭，伤心之极。第二天，父亲咬咬牙，说：“重做！”，当年九月在旁边山崖上开挖地基，泥土太多，难挑，从山上引水，围堰以水冲土，十月请来工匠做瓦、做砖，冬月砍柴烧窑，烧制砖瓦，腊月盖起了正屋明三暗九另加披屋三间，真是愚公移山之力！

门前竹子成林，清风徐来，屋边栽种的柑橘、枇杷、泡桐、香椿长势喜人，黄鳝、画眉啼叫不停，喜鹊是常客。站在门前，俯瞰小河潺湲流水，淙淙有声，父亲很是乐呵，但好景不长，四年后父亲病逝了，家里再遭劫难，母亲没有倒下，腰杆挺直，肩挑田地农活和家务，一年接着饲养两头肥猪，年中卖一头，过年杀一头，供我们兄弟继续上学，完成学业。

过了河，就是秋藤木屋，青石板台阶拾级而上，堂厅上下两重，中间的天井后面是南北相通的走廊，木壁、木窗棂、木雕、廊柱，令人游目，住着潘家、陈家、朱家。潘家老兄四人做石匠，靠铜钎铁锤敲出业业兴旺，常请说书人来讲说书，开场白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说到今”。陈家是烈属，儿子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喊她堂曾婆，孩提时代在她身边长大，我体质弱，裹脚的她七十多岁了，颤巍巍地拿起陶罐，塞进灶膛熬粥，粥香了，她喂着我，怕我淘气，总是哄着我，我永远都记着她对我的好！朱家是地主出身，土改后从宿松县搬迁而来，女儿是我小时候顽皮的伙伴，父母安排我磨小麦粉时，总是找她帮忙一起拉磨，她有股冲劲，很开朗，也很能讲，在我眼里，她一直是条女汉子。

门前的小河，是故乡的小河，常在我梦中流淌不歇，始终萦绕于怀。

张志松

秋天的颜色

喜欢秋天，更喜欢秋天的颜色。

秋天的颜色是洁白的。如果你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你会看到阡陌的棉花田里，已经吐出了一朵朵洁白的棉花，有的迎风怒放，有的半抱琵琶犹遮面，欲说还休。远远望去，那是怎样的一种白呀！白的就像刚落下来的一场大雪，那气势，那震撼，那壮观，简直是叹为观止。几个村姑戴着一方红色的头巾，淹没在“雪”海里，巧笑倩兮的，用一双灵巧的小手，摘着一朵朵洁白的棉花，柔柔地放在系在胸前的棉花口袋里，那咯咯地银铃般的笑声，很快就引来了不少色彩斑斓的蝴蝶，在村姑们面前翩翩起舞，似乎还唱着动人的歌曲。还有蜻蜓呢，也跟着凑热闹，因为它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能不兴奋吗？肯定想过来一饱眼福了。

秋天的颜色是黄的。秋风凉，稻花香。村舍外，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黄灿灿的稻田，经历了赤日炎炎、电闪雷鸣、暴风雨的洗礼，它还是谦虚的低下头来，向世人捧出了沉甸甸的果实。那些稻穗上结着饱满的金黄色的稻粒，在阳光的照射下，每一粒稻穗都闪着金灿灿的光芒。微风吹过，金黄色的稻浪随波荡漾，传来了阵阵凉爽散发着稻花香，越过了小桥、越过了村庄、越过了流水……父亲就站在田埂上，慈爱地看着眼前的稻田，就像是欣赏自己的作品一

样，美美地吸着一口烟，脸上已经掩饰不住的喜悦，他知道，今年又是丰收年。没说的，赶紧回家磨镰刀去，准备过几天，大干一场，把丰收的喜悦满载着带回家……

秋天的颜色是蓝的。仰望天空，你会吃惊地发现，天空蓝的就像水刚洗过似的，一尘不染，澄清，透明。又像是一块巨大的蓝色玛瑙石镶嵌在苍穹的天空，隐隐约约地还散发着那种蓝色的光芒。有几片如轻纱似的白云，就像调皮的小鱼儿，在浩瀚的蓝天下，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偶尔有只不知名的鸟儿飞过，随即，了无痕迹。太阳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热情，那么慷慨，那么大方，愈发显得蓝天，更蓝，更远，更净……如果你有一天疲倦了，或者遇到不顺心的事了，你不妨出去走走，走到一处空旷的地方，抬头看着蓝天，可以什么都不想，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你很快会发现自己，心里就有了质的变化，宁静、豁达、满足、幸福……

秋天的颜色真的很多，正因为秋天有这么多的颜色，秋天就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彩画，画面明亮、轻快、清灵、温暖，能不让人喜欢吗？何况，秋天还是成熟的季节，是丰收的季节，这就越发更让人喜欢秋天了。